

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

# 这是一首“上演的诗”

□欧阳逸冰



戏剧艺术最理想的境界,是让自己在观众的眼睛里是一首诗,“是一首可以上演的诗”(苏珊·朗格)。无论是震荡天地、熔铸时空的史诗;还是旷世真情、星月皎洁的情诗;无论是字如珠玑、灿若云汉的哲诗;又或是乘月摘星、糖果世界的童话诗……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新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就正是为此而做着颇有成效的努力——

一名叫夏天的北京小学生,为了去探望支援边远地区的母亲(草业专家),利用暑假,来到了陌生而又非常神奇、美丽的青海三江源。

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天地,寥廓的苍天、无尽的草原,殷红的早霞映照着白雪装扮着的巍峨山峰,一层层的叠嶂被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霞气之中……一切也并非都是如此宏大、高远,只可仰望才行,还有需要俯身倾听的丁零零、滴答答、窸窸窣窣的微末之声,那是翠绿翠绿的嫩草叶精心擦拭过的一颗颗露珠般的雪水,滚动出来集成的汨汨溪流;那是阳光与冰川雪柱牵手放歌的深情诗句汇聚而成的哗哗溪流;那是造化撒下的细如青丝的水网织成的闪闪溪流……在世界屋脊上,涵养着这样丰沛的水源,孕育着天下第三大长河的长江,孕育着咆哮万里的黄河,孕育着让六国相知相连的澜沧江——湄公河。

水之源,生命之源,这是何等神圣!

该剧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是多么地富有诗意!

然而,须知这是“戏”,不能一味地仅展示美妙的诗情画意,更要构建充满诗意的戏剧性情境,即所谓“剧诗”。值得研究的是,该剧是怎样巧妙地把自己变成一首诗来“演”出的?也就是说,它是如何把戏剧的情境与诗歌的意境融合在一起的?

主人公夏天的到来,并非一下子就诗意满满。相反,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切都是陌生的、不亲切的,除了向往这里的黑颈鹤之外,仿佛一切都是他抱着的枕头氧气袋压扁了——呼吸有点不顺畅(还能喜欢什么呢),不习惯喝酥油茶(那是从未闻过的味道),不会跳舞(没有兴趣),不会骑马(那太危险)……

有差异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发生。

夏天唯一想要做的是,走进湿地,拍摄黑颈鹤,满足自己和粉丝们的强烈愿望。然而,湿地和黑颈鹤的忠诚守望者松吉爷爷却一口拒绝:不行,只能远远观望。夏天的同龄人扎西自撰出一种“理由”:你身上没有酥油茶的味道,黑颈鹤会害怕的。夏天的反感油然而生,对扎西自比格萨尔王,称自己的马是神马江噶佩布,甚至还要像格萨尔王那样,也在12岁夺得赛马第一表示不相信:“梦里啥都有!”气得扎西高声发誓:“赛马大会,第一名,给你拿!”于是便率领两个小朋友气哼哼离去,只剩下孤零零的夏天。

殊不知,在两个吵得脸红的男孩儿的心目中,闪烁

着的正是金子般的诗意——他们对奇妙高雅的黑颈鹤的珍爱,正是人类对生命和美的高尚情感;他们对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敬重,正是民族的共同情感。

更微妙的是,两个男子汉对尊严同样的维护,让他们不同个性的心灵冲突产生着令人想象不到的发展趋向。

草原上的孩子总也离不开骑马,就跟城市里的孩子喜欢玩滑板一样。夏天牢记姥姥说的“骑马危险”,一再回绝骑马。扎西则编出了一个令他很难不信的“传说”:“我们隆宝草原上的马不仅会说话,还会说话:那个叫夏天的胆小鬼,骑马的害怕……然后,马会传给牦牛,牦牛传给羊羔,传给旱獭、鼠兔、斑头雁、赤麻鸭……所有的动物都会摇着头,笑话你!”如此强烈的震慑,陡然在夏天的内心激荡起冲天的一句话:“我骑马!”这句话冲破了“姥姥说”,让他的全身充满力量,居然霍地踩上了墩子,虽然吃力、狼狈,却坚定地骑上了马背。骑马的夏天和被骑的“江噶佩布”都惊呆了。

夏天惊叫起来,马儿打起了响鼻,连扎西都慌忙劝告夏天“下来”。然而,夏天一边害怕地大叫,一边又坚决地表示,“不下下来!”终于,他的声音由惊恐的叫唤变为享受的叫喊:“感觉有风,风越来越大!”扎西为他牵马小跑,三个小伙伴一起,为夏天朗诵《格萨尔王》中的诗句:“云端上一阵鼓响,一支箭从空中射下,勇士们策马扬鞭……天马和少年,跑过了三江源!”

没想到有这一天,夏天终于喊出了:“妈妈,我骑马了!”

切莫以为这部给“未成年人”看的儿童剧,就会是低幼的、简单的、粗劣的,儿童细腻的、独特的、微妙的内心活动,同样是大人们想不到的。所谓“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对儿童剧而言,就是写出儿童心灵的妙处、情感的奥秘,这不就是把戏剧的情境和诗的意境融为一体了吗?从这个角度而言,该剧的创作者正是把剧当成“是一首可以上演的诗”了。

夏天的上进赢得了住在三江源的孩子们的尊重和信任,他们的相知相依,哪怕是在艰辛、困难里,也能共同开拓充满温情的美好日子——

灰狼成群入侵湿地,居然偷袭黑颈鹤。松吉爷爷高喝一声,众人挥动锄木棒,扎西和孩子们甩着古老乌尔朵投石索,夏天也奋起保卫自己心中的最爱,怒吼高

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剧照(图片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提供)

喊,勇敢地向灰狼投掷石块……

为了给松吉爷爷治疗偏瘫,夏天和扎西、索南、梅朵一起,攀上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寻找藏药冰莲花。白唇鹿、旱獭仿佛前来慰问他们,白唇鹿让他们摸摸自己的角,旱獭毫无戒备地舔食着夏天身上的酥油……夏天在追逐旱獭时跌入沟里,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朵洁白的花,那正是给松吉爷爷治病的冰莲花。

在找到冰莲花返回的路上,天空下起雨来,路边不时掉下山体落石,扎西像个小哥哥一样护卫着夏天和小伙伴们。夏天望着扎西,发自内心地相信他能在赛马会上拿到第一。朋友的真诚让扎西渴望着赛马会的到来。然而,扎西为了保护夏天,被山体落石砸伤了脚。夏天和扎西换手期待再一次赛马会……

正如张庚所说,“剧诗的特点是从特定人物的感情出发,而非如抒情诗的从诗人本身感情出发。剧诗的作者应当从角色的感情去看一切事物”,“剧诗还有一个特点,在于它是舞台上的诗而不是单纯说唱的诗”。的确,说《高原上的黑眼睛》具有剧诗的特质,是指剧中有美好的歌词,而是指主人公夏天和他的好伙伴扎西、索南、梅朵眼中、心中的美好世界——整个戏剧的舞台呈现:碧绿碧绿的草地雾霭,弯弯曲曲的河渠沟壑,高贵清雅的黑颈鹤,亲和幽默的斑头雁和赤麻鸭,和蔼诱人的旱獭之群,憨厚可爱的白唇鹿,英姿飒爽的赤兔马“江噶佩布”……更有那松吉爷爷口中的北京曼尼(医生)以及他种在草地上的唯一的尼玛树和扎西心中的格萨尔王、措毛奶奶尊奉的信念:“种草守鹤的人,雪山大地会保佑的”……这些可触可感可思可念的世界,难道不就是童话般美丽的现实世界吗?而构成这美丽世界的,不正是纯洁的人性吗?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剧照(图片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提供)

喊,勇敢地向灰狼投掷石块……

为了给松吉爷爷治疗偏瘫,夏天和扎西、索南、梅朵一起,攀上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寻找藏药冰莲花。白唇鹿、旱獭仿佛前来慰问他们,白唇鹿让他们摸摸自己的角,旱獭毫无戒备地舔食着夏天身上的酥油……夏天在追逐旱獭时跌入沟里,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朵洁白的花,那正是给松吉爷爷治病的冰莲花。

在找到冰莲花返回的路上,天空下起雨来,路边不时掉下山体落石,扎西像个小哥哥一样护卫着夏天和小伙伴们。夏天望着扎西,发自内心地相信他能在赛马会上拿到第一。朋友的真诚让扎西渴望着赛马会的到来。然而,扎西为了保护夏天,被山体落石砸伤了脚。夏天和扎西换手期待再一次赛马会……

正如张庚所说,“剧诗的特点是从特定人物的感情出发,而非如抒情诗的从诗人本身感情出发。剧诗的作者应当从角色的感情去看一切事物”,“剧诗还有一个特点,在于它是舞台上的诗而不是单纯说唱的诗”。的确,说《高原上的黑眼睛》具有剧诗的特质,是指剧中有美好的歌词,而是指主人公夏天和他的好伙伴扎西、索南、梅朵眼中、心中的美好世界——整个戏剧的舞台呈现:碧绿碧绿的草地雾霭,弯弯曲曲的河渠沟壑,高贵清雅的黑颈鹤,亲和幽默的斑头雁和赤麻鸭,和蔼诱人的旱獭之群,憨厚可爱的白唇鹿,英姿飒爽的赤兔马“江噶佩布”……更有那松吉爷爷口中的北京曼尼(医生)以及他种在草地上的唯一的尼玛树和扎西心中的格萨尔王、措毛奶奶尊奉的信念:“种草守鹤的人,雪山大地会保佑的”……这些可触可感可思可念的世界,难道不就是童话般美丽的现实世界吗?而构成这美丽世界的,不正是纯洁的人性吗?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 中国美协艺委会召开换届会议

本报讯 6月9日,中国美协专业艺术委员会换届会议在京召开,对连环画、理论与策展、陶瓷、动漫、工艺美术、建筑艺委会进行换届。艺委会委员选拔自各领域的优秀美术家和青年骨干,在各研究方向上具有学术代表性,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热心美术事业。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诸迪表示,此次换届工作兼顾了学术水平、履职能力、年龄梯次、区域平衡,特别是品德自律等方面的考察,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接,为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美协艺委会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诸迪还就进一步做好艺委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始终保证艺委会工作正确方向。要突出“两个结合”,在赓续文脉守正创新上下功夫,坚持学以致用,在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上下功夫。二是聚焦主责主业,发挥“两个优势”,大力推动艺委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着眼能力提升,强化艺委会自身建设。

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诸迪还就进一步做好艺委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始终保证艺委会工作正确方向。要突出“两个结合”,在赓续文脉守正创新上下功夫,坚持学以致用,在担当新的文化使命上下功夫。二是聚焦主责主业,发挥“两个优势”,大力推动艺委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着眼能力提升,强化艺委会自身建设。

9日下午,各专业艺委会分别召开了工作会议,对各艺委会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各专业领域未来发展进行规划。

(任晶晶)

## 国家京剧院第五届武戏展演助力青年演员成长成才

本报讯 近日,国家京剧院“星斗气 郁峥嵘——第五届武戏展演暨百日集训汇报演出”在北京人民剧场举行。刘习中、李景德、杨少春、吴建平等京剧名家弟子刘搏、南子康、吴泽宇、朱凌宇、赵宏生、赵辉辉等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用精彩演出向观众汇报了历经三载求教学艺的成果,展现了京剧武戏的艺术魅力。

近年来,国家京剧院聚焦青年艺术人才培养,推进“人才兴院、人才强院”战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开展了“百日集训”专项拜师活动等,旨在形成能挑大梁、敢于担当、敬业奉献的青年人才“国家队”。此次展演共四场演出,以恢复更多优秀武戏剧目,推出武戏人才、促进京剧武戏挖掘继承和研习创新为宗旨,演出剧目既有观众耳熟能详的《三岔口》

《林冲夜奔》,又有技艺独特的《盗王坟》《起布问探》;既有长枪大马“三国戏”《战马超》《单刀会》,又有扑刀杆棒“水浒戏”《收关胜》《狮子楼》,还有《三江越虎城》《蒋平捞印》《洗浮山》等隋唐将军、三侠五义、施公案题材故事和经典武旦剧目《青石山》《虹桥赠珠》等。

“已连续举办五届的武戏展演,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传承前辈名家优良传统’殷切嘱托的生动践行,是对京剧艺术本体的尊重,更是对武戏演员群体的深切致敬。”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表示,青年武戏演员要当好“守艺人”,更要勇于“开拓者”。接下来,国家京剧院将深耕武戏展演演出品牌,吸引全国兄弟院团、兄弟剧种共同参与,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路斐斐)

## 书林漫步

国家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是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胡星亮教授主持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该著通过对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高扬“人的戏剧”的艺术精神和传统,极大地拓展、深化并有力推动了20世纪中国戏剧及文学的研究进程。

什么是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主潮?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戏剧理念贯穿和推动着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又是什么样的戏剧精神构成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艺术传统?”著者的回答是:“如果用一个最有力的概念来说,就是‘人的戏剧’。”20世纪中国话剧最强烈、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注重“人”的现代意识和创作精神,由此而促进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思想的现代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并且推动整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为中国戏剧创造出与古典戏曲不同的‘现代性’戏剧新传统。这是它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贡献,也由此而形成了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和传统。

何谓“人的戏剧”呢?该著着重从作为思想内涵现代性的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理性意识、现实批判精神、作为“审美—艺术现代性”的真实性原则、戏剧本体自觉等五个维度阐释其现代性内涵。

著者认为,“人的戏剧”首先要注重人的个体存在,包括个体的生存、生命和自由发展。同时,健全的个性解放还包含着民族国家意识,也蕴含着人类意识。“人的戏剧”创造必然呼唤“人的自觉”,使人去发展自己的个性,维护人性的完整,这些也正是著者所阐述的“人的戏剧”所具有的启蒙理性意识。著者强调:“中国话剧的现实批判,是基于事实的科学批判与基于信念的价值批判的结合。一方面,它正视社会现实、人和人性;另一方面,它站在人的理想的高度,以现代的意识来进行批判,蕴含着思索人的价值、叩问生命意义、探究人性奥秘等社会人生内涵,其目的是要改善人及其所生存的环境。”这就使“人的戏剧”的现实批判精神不会流于为批判而批判的游戏,或者陷入虚无主义。

“人的戏剧”的思想内涵现代性自然离不开“审美—艺术现代性”,即“戏剧家在现代社会中感性地体验世界和自身并予以艺术表现的能力。它要通过情节、结构、叙事等文本形式和表达方式,尤其是通过写人,将戏剧家对于社会、人生的独到发现转化为审美—艺术的独特创造”。著者认为,“审美体验现代性——真实性原则”和“艺术表现现代性——戏剧本体自觉”,这两者也是“人的戏剧”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维度。就审美真实性原则而言,它要求“人的戏剧”要突破表层写实而深入内在真实,要表现客体真实和主体真实的统一,要注重审美体验的真实;就戏剧本体自觉而言,它要求戏剧家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追求文本形式和表达方式的的独特性,探索戏剧艺术审美的特性和规律”。

“人的戏剧”的思想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内涵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和传统。以此为核心,著者系统梳理并着重分析了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创作文本和重大创作现象,在话剧创作的流变和联系中去把握话剧与时代、戏剧与人生、戏剧与人的关系,揭示戏剧中的时代精神、现实内涵和人的精神世界,透视戏剧发展轨迹和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戏剧家的创作心态。著者还对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存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主要论述的观点有:第一,中国社会要现代化,首先要“立人”,即人及其思想必须现代化。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原子式独立的个人或个人主义,而是以个体存在为实体的人类群体。第二,在20世纪中国话剧现代化过程中,“人的戏剧”现代建构与商业的戏剧、娱乐的戏剧等出现过种种冲突。著者认为,如果戏剧忽视、压抑了人,忽视了戏剧发展的艺术规律,就会走向反现代化的戏剧。“人的戏剧”的思想理念中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张扬主体性、理想、激情和诗意,以保护人的精神不至于为现世利益所困厄。第三,中国话剧的现代人学建构要如鲁迅在20世纪初所指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著者强调,“中国话剧现代化必须具有民族主体性”,同时,“不能用民族性来抵抗现代性,而要把民族意识提升到人类普遍性”。

该著上述这些内容、思考和创见,具有深刻性、尖锐性、学理性以及历史洞察力、理论穿透力。它在以下四方面具有显著的开创性价值:第一,对中国现代戏剧及文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第二,著者在梳理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强调“人的戏剧”是中国话剧的创作主潮,由此建构了中国话剧深刻的艺术精神和传统。第三,著者强调“人的戏剧”要表达戏剧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沉思考,并要注重文本形式和表达方式的个性化创造,揭示了戏剧创作的审美特性。第四,该著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话剧纳入20世纪中国话剧的整体和系统中去论述和评价,有助于深化对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话剧发展的各自特点和20世纪中国话剧现代化进程总体风貌的认识。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专家研讨舞剧《主角》的艺术创新

本报讯 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制作、北京歌剧舞剧院演出,根据陈彦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剧《主角》日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该剧由罗怀臻编剧,王玫担任总导演,以秦腔名伶忆秦娥40年人生沉浮为主线,展现出个体命运与时代浪潮的交织碰撞。舞者以刚柔并济、细腻丰富的肢体语言,生动演绎主人公从青涩懵懂到成熟蜕变的历程,使文学经典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叙事,引发观众深思与共鸣。5月27日,由北京市文联、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2025年度“大戏看北京”文艺创作孵化平台·精品创作项目——舞剧《主角》专家研讨会举办。来自文学界、舞蹈界、评论界的专家学者,从文学改编、艺术创新、市场融合等不同角度为该剧打磨提升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融合西方后现代舞蹈特质与中国传统美学写意精神,以“不叙事或淡化叙事”打破传统舞剧框架,通过舞台意象巧妙隐喻主人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宿命,是用舞蹈思维完成的文学性表达,为舞剧创作注入了实验精神。专家建议从三方面深化打磨,一是在人物内心刻画上可以增加更多“情感锚点”,以引发观众共鸣;二是在通过文化符号隐喻等方式进一步开掘舞剧的哲思深度;三是在简约与丰富交织的审美追求中,进一步深化主角的成长史诗,强化秦腔身段程式的现代转化等。据悉,剧组将吸纳专家建议启动新一轮修改,计划于下半年开启全国巡演。

(路斐斐)

以“人的戏剧”深拓话剧研究

上卷



《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胡星亮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24年12月